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DAN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第二辑

ZhongGuo MuLuXue:
LiLun、ChuanTong Yu FaZhan

中国目录学： 理论、传统与发展

王新才/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

王新才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王新才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3 - 9

I. 中… II. 王… III. 目录学史—中国 IV.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8565 号

书名 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

著者 王新才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b@ nlc. gov. cn(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3 - 9/G · 752

定价 48.00 元

总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 30 年。30 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就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在我的学生当中,王新才的阅读面是相当广泛的。他的兴趣多,爱好广。这使得他有了较宽广的知识面。他对很多方面都有过兴趣。在他送我的书中,有《梁启超读书生涯》、《兵学圣典——〈孙子兵法〉》,甚至还有一本《林肯传》。他的文笔很好,这是与博览群书相关的。他自1985年正式从我问学,从写本科毕业论文到硕士到博士,皆跟随于我。在读期间,他的成果不是很多,不过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经过深思约取之后写成的,都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说理独到。他的目录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目录学传统,二是关于中国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三是关于目录学基础理论。

在研究中国目录学传统时,他引入了库恩科学哲学中的范式概念。通过研究《七略》范式,他认为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目录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一范式及其演变与概括总结。他还实际从两个方面探讨了目录学传统的演变,一是从郑樵的目录学会通思想,到章学诚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再到书目控制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一些看法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他说,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可以说是目录学从全面(有限的)到深入再到全面的过程。而对书目控制研究得越深入,就越容易感到蕴涵其中的一种目录学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很早就被总结为一种鲜明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郑樵的类例理论,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理论;这种精神,就是郑樵的会通精神,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精神。二是探讨了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导读目录。将导读目录置于冲突与交融中的文化背景下来展开研究,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思维的敏锐。他认为正是在文化冲突期,目录充分利用导读的方式,使得其功能被突出放大,使目录学由整理文献转向推荐文献,传播思想与学术。由此,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在探讨中国目录学的产生发展演变时,他提出了目录学的演

进动力这一概念。这一动力由目录学内在动力与外在文化合力构成。目录学内在动力表现为文献演进力与需求驱动力的相互作用,文化合力则从外部对目录学的发展施加影响,并通过直接作用于文献演进力和需求驱动力而进入目录学内部。因此,目录学的演进与文化的演进是分不开的。他通过引入文化合力、文化演进等概念,较好地分析了中国目录学从古典到近代到现代的产生发展与演变。

他认为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近代目录学重视读者,而现代目录学整合二者,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围绕这一基本理论,他探讨了书目情报的结构、功能与文化意义,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能反映文献存在的效用信息。他还探讨了文献的生成、文献增长与文献接受、文献的选择性传播等问题。

可以说,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这个集子的中心,也是他博士论文所重点探讨的。其他如关于个人著述书目的研究,是他攻硕时的成果。关于档案信息组织、档案文献编纂等则是他转攻档案学后所作的联系目录学与档案学的一些尝试。

总体来说,王新才的文章很有个性,这种个性首先表现在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创新不是胡编乱造,须依据充分,至少应能自圆其说。他的文章某些观点也许还不成熟,但总体上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其次表现在语言的应用上。一篇文章有没有观点,实际上通过语言可一望而知。那些干巴巴、堆砌数据、拼凑的东西,读来味同嚼蜡。而深思熟虑的文章通常观点鲜明,语言流畅。王新才的文章引证丰富,自如地出入史料与数据,文笔老练,颇值一观。

但是,他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由于他的广泛兴趣使他对某些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如他从1994年博士毕业留校起即开始从事档案学教学,目录学研究如何与档案学研究结合起来,应该是他考虑的一个重点。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无疑是有限的。应该说目录学与档案学是有较好的结合点的,也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研究的。我们希望很快看到他在这方面能做出成绩。

是为序。

彭斐章

2007年9月

目 录

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	(1)
关于书目情报的几个问题	(12)
文献生成论	(18)
论文献增长与文献接受	
——兼论文献整理与知识组织的必要性	(26)
论文献的选择性传播	(30)
试论中国目录学传统	(39)
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	(49)
中国目录学导读传统的演变	(60)
传统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继承或取代的	
——如何对待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	(74)
论佛典目录的走向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	(81)
从古典目录学到现代目录学	
——中国目录学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	(91)
目录学研究应用其他学科方法的思考	(101)
从书目的目的、方法看今后的目录学研究	(110)
档案文献编纂:影响和塑造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	(119)
超媒体数据库技术与档案信息组织	(128)
当前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137)
试论个人著述书目在目录学中的地位	(145)
试论个人著述书目与传记、年谱、别集的关系	(153)
论个人著述书目的编制	(162)
社会科学文献类型、特点与用户需求研究	(178)
类书立类思想与类书衰亡原因初探	(186)

目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1994年以来的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综述 (195)
主要论著目录 (218)

目 录

2

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 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

一般认为,1959年陈光祚先生发表的《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引发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此后长时间内,目录学领域论争纷纭,出现了如图书说、目录说、关系说、矛盾说、事业说,等等。1990年,陈光祚先生又发表《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一文,^[1]发展了他对目录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观点。31年间,陈先生的两篇文章如石击水,反响巨大。本文拟以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的基点来探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敬请方家指教。

1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文化现象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文化现象,这是由人类书目行为决定的。

书目行为是人类为利用文献而整理文献的行为。由于文献的大量出现而形成散乱无序的文献流,文献流也就是形成、发展中的文献系统,它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增长的状态,尽管修改后的文献增长曲线显示文献增长最终有一个上限,但这个上限却并不意味着文献不再产生。只要人类存在,自然界存在,人类就会不停地将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信息变为知识、变为文献,而文献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必须经过处理才能为人们方便地利用。

据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伯格和费德瑞柯的研究,人类行为有四

* 文章标题原作“论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传通一词,主要见于《跨文化交流》一书对 communication 的翻译,考虑到该词使用范围不广,笔者有意在以后的文章中改作“交流”。在此结集之机,也随改。另外,原文将目录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分别概括为宏观、微观与宇观。此次也改为中观、微观与宏观。

个主要来源，即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部分受生物学决定的行为源自规定一个人潜能和局限的遗传因素。一个人感觉、认识和情感的发展是行为的心理学来源。作为行为第三个来源的社会结构，包括诸如家庭和经济组织等，用于组织和规范社会间的相互作用。而最终，“所有人类行为在一个文化关系中形成”，“文化代表人类的主要计划——它影响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并指定所允许行为的界限。”^[2]

人类书目行为同时受这四个来源制约。生物学的来源决定了人类的体能，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一方面，人们感到利用的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具备整理它们的体能。整理文献则首先必须感知到文献的存在，其次又必须认识文献，包括认识文献的特点、特征，以及文献间的相互联系等。从心理学来源观察，只有那些喜爱文献并同时具有整理文献能力和机遇的人才能成为目录学者。整理文献的机遇实际上与行为的社会结构来源相联系。一个人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等，影响个人的书目行为，整个社会结构又同时决定社会及个人的书目行为。文化则既是一个大背景，“所有人类行为在一个文化关系中形成”，同时又“影响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并指定所允许行为的界限”。

这四个来源是相互联系的，并在文化中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在对事实行为作分析时，行为的生物学来源往往因是明显的事实在而不被考虑。人们一般是在其他三个方面探讨人类对学术的行为。

李国新的研究表明，《七略》编纂所体现的书目行为成果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相一致的。“《七略》所开创的系统目录的整体结构，是当时普遍流行的阴阳五行模式的移植，贯穿于这个结构体系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所谓阴阳，就是古人从自然界中抽象出来的两种相对立的最基本的势力；五行则是自然界的五种基本构成要素即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学说经过先秦至汉的发展，至董仲舒而达到极致。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列为五行。”因此，“阴阳五行就其结构自身的关系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阴阳和五行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阴阳作为渊源而派生、统摄五行，五行又

相生相克，循环往复，从而形成一个纵相连、横相通的封闭性循环体系”。据此，李国新将这个体系与《七略》的书目分类体系作了类比。因《七略》之“辑略”为“诸书之总要”，与类别具体图书无关，故“天下遗书在《七略》中不多不少正好被归并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这不是偶然所为，恰恰是一个与阴阳化合产生五行整体结构相对应的数量配置”。同时，在这种配置中，各略并非“地位相等，作用相同”，“而是一个以六艺为渊源派生五略的整体结构”。而六艺之所以被赋予“派生、统摄群籍”的功能，“这是因为汉代自董仲舒以来至刘向所处的宣、元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学术诸领域的全面统治地位已经确立”。^[3]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古人一个重要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曾在各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尤其在早期，人们对事物认识还不够深入、全面时，这种以主导文化来填补知识空白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表明了主导文化作为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它指导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又同时丰富这一世界观，共同构成并发展人类文化。

汉武帝因见“书缺简脱，礼坏乐崩”而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孝成，而书积如丘山”。^[4]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文献已达到了相当数量（整理后的结果为13319卷）；其二，文献流散乱、无序，极不便于其作用发挥。于是汉成帝诏命校书。从这我们又可发现个人情感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综上所述，文化在书目行为中无疑具有统摄作用。人类书目行为是由人类体能、感觉、认识、情感等心理功能，社会结构和文化共同决定的，而其出发点是文献，行为指向即目的是读者，是为了读者的方便利用。但在古代，这一行为指向被隐含了。古人整理文献是为了使文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不强调读者。文化的统摄作用使书目行为成为人类的一种文献现象。

但是，一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不仅仅只有书目行为，还有图书馆行为、情报行为、文献行为、学术行为等，都涉及文献与读者。

图书馆是文献的集散地。集指文献汇集，散指传播（当然也

有因各种原因而消亡之意)。图书馆行为同样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行为。图书馆解决文献与读者间关系的方法主要为书目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目行为是图书馆行为的一部分。但书目行为又决不是局限于图书馆一隅展开的,它主要针对文献流,即人类所有文献的总汇。因此,它更广泛,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行为是书目行为的一部分。

情报行为是指情报的判断、分析、综合、提纯、浓缩、收集、传播等的行为。情报是传递利用中的知识、信息。由于对人类而言,所有为人类感知的信息经人脑的加工而成为知识,记录下来而成为文献,故情报行为也主要是围绕文献展开的。与书目行为不同的是,它更深入到文献的知识单元,是针对文献的深层次行为。

文献行为是指文献编辑、审订、注释、校勘、结集、出版等方面的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文献生产。这一行为的目的是记录、条理并公开人类的知识,故它直接与读者相联系。在这一联系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书目行为就在文献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中介,使其联系变得方便与可能。

学术行为是使知识系统化的行为。它根据事物信息所表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使人类感知到的信息系统化。人类开始仅仅只是记录所感知信息,后来根据事物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感知其他信息,认识隐藏规律信息并表达观念信息而形成学术。因此,学术行为一方面给了人类一种系统的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又促使文献更多地产生。可以说,学术行为是文献行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据此,我们用图1来表示文献与读者间各种行为的关系。



图1 书目行为与有关行为关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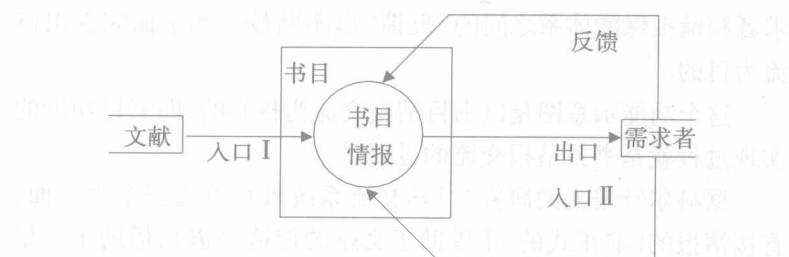


图 2 书目功能示意图

书目行为是学术、文献与读者间的一种中介行为。学术行为与文献行为中含有书目行为的某种初始状态,情报行为是书目行为的进一步深化,图书馆行为中的编目行为等是书目行为的一部分。因此,书目行为与所有这些行为具有极其深切的关系,但又各自相区别。

2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交流的科学

2.1 书目情报交流(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人类书目行为的具体体现和过程就是书目活动。在前苏联国家标准 7.0-77 中,将书目定义为“以促进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利用为目的而编制书目情报并传递给读者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个定义“是与实际书目活动相适应的”,而书目活动一词的严格含义“应指书目工作者直接编制书目情报并传递给需求者的实际活动的过程、方式和结果的总和”。书目情报显然是书目活动的核心,这一核心在科尔舒诺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一书中,由图 2 表现得相当清楚。

《教程》指出,书目作为体系有两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入口 I 借助书目加工保证着对一次文献流的反映,从而保证文献的检索和向需求者的通报(即书目情报的检索和交流功能)。通过入口 II 进入咨询需求,并以各种方式考虑书目情报的现实需求者和潜在需求者对文献的需求,亦即对文献进行评价,并根据具体目标和读者情况来调整书目情报(评价功能)。体系的出口

是为需求者提供的各种内容、用途和形式的书目情报流。而在需求者和情报保障体系之间的“反馈”以不断校正和全面完善出口流为目的。^[5]

这个功能示意图是以书目情报交流为核心的，即书目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书目情报交流的过程。

据科尔舒诺夫的研究，科学交流系统可划分为三个水平面：直接情报的（非正式的，不借助于文献的传播渠道）、借助于文献的（正式的，一次文献和出版物的传播渠道）及二次文献或书目的（即有关一次文献之消息的传播渠道）。在当代条件下，这三个水平面已经结合起来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了，只能抽象地将它们区分开来。科尔舒诺夫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交流系统的上述三个画面作横剖面，那么图书馆（同出版社、图书贸易等部门一起）主要是在第二个水平面的范围内执行其社会功能，目录学则属于第三个水平面”。^[6]这三个水平面在米哈依诺夫等著《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书中形成著名的“科学的广义交流系统图”。

第三个水平面的交流就是书目情报交流。像所有其他交流一样，它必须具备以下八个要素。

（1）书目情报源。文献是书目情报源之源，概括、揭示、显示文献信息即为书目情报，大量的书目情报的存在构成书目情报源。书目情报的生产者、组织者为书目情报源主体，由主体而构建书目情报系统，即序化的书目情报。

（2）书目情报编码。编码（encoding）是指将文献信息转化为书目情报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概括、抽取文献外形特征，揭示文献内容特征并整序它们等活动。

（3）文献信息。文献信息是书目情报交流的主要内容，表示文献特定的存在状态。文献信息经过编码而为书目情报。所有的交流都必须用信息沟通信息源和接收者。书目情报交流主要通过书目、索引、文摘等方式将文献信息传递给读者。

（4）通道（channel）和媒介（media）。两者通常都是信息得以传递的物理手段。书目情报交流通道即传递书目情报源的通道，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书目情报源主体。书目情报交流媒介则

为具体的书目情报系统。

(5) 接受者(receiver)。指需求和获取文献信息的个体或群体,通常称为读者或用户。它是交流的对象,这些对象通常都是一些文献交流饥渴者(communication hunger),即需要文献来满足科学研究、知识积累或娱乐等需求的人。

(6) 解码(decoding)。如果文献需求者通过直接购买文献或与文献生产者直接交流来满足其饥渴,就形成交流的非正式形式。如果需求者通过图书情报机构和书目情报系统即通过通道和媒介来获取文献或文献信息,就进入交流的正式形式。如果需求者进入通道直接通过服务人员获取文献和情报,就符合科尔舒诺夫所述交流的第二个水平面。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或因种种原因迫使需求者必须通过媒介来了解文献或情报在文献流中的位置,这就进入了科尔舒诺夫所言的第三个层面,即书目情报交流层面。这时需求者通过媒介获取文献信息而不是文献本身。需求者使用书目情报交流媒介的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

解码是与编码相对应的,是使得编码的意义得以实现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在书目情报交流中体现为接受者对书目情报生成及整序方式的了解。了解、熟悉书目情报系统使得需求者能方便地获取文献信息,再通过文献信息而获取文献本身。

(7) 接受者反应(receiver response)。读者通过书目情报系统而进入文献信息流。面对文献信息流,他会做出取舍,选出那些对自己有用的文献信息,并通过文献信息判断哪些文献可以进一步去查找原文。在书目情报交流中,接受者反应行为实际上就是书目情报的检索和获取行为。

(8) 反馈(feedback)。读者对文献信息流做出反应后,将自己是否满足了需求,并对书目情报系统的看法、要求等意见给人交流通道,为通道或书目情报源主体所掌握,并根据它们来调整书目行为,适应书目情报交流。反馈在这里即指书目情报交流效果为书目情报源主体所获取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则不是交流只是传播。^[7]

由此可以看出书目情报交流是在书目情报源和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目情报源主体传播书目情

报给需求者,需求者反馈使用信息给书目情报源主体,主体根据反馈来调整其书目行为。双方传递的是不同的信息,双方做出的是不同的反应。故这一过程尽管是动态的,却是不可逆的。

必须指出的是,书目情报交流总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文化影响到通道的形成与通畅与否,影响到书目情报源主体的行为,影响到书目情报系统的形成及需求等等。一言以蔽之曰,文化影响到书目情报交流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

2.2 书目情报交流技能

(1) 书目情报源主体技能。一为组织书目情报源:包括网罗文献,文献信息标目确定,款目整序等。二为传递书目情报:将书目情报系统如书目、索引、文摘等公开出版,将书目情报输入计算机,建立书目数据库,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等。三为制定有关政策、法律,确保通道通畅。这已不完全是主体部门的事情,涉及政府。

(2) 接受者技能。如果仔细考察读者,就会发现他们获取书目情报的方式是具有极大差异的。笔者在同在校生物学博士生的交谈中了解到,尽管他们有时也利用机检和通过有关索引查找文献线索,但因费时费力,且因经费的限制,故他们一般通过最新的核心期刊了解有关文献,再通过文献所介绍或引用文献追踪,由此即形成文献引文链。一些文科学生多通过书评和教师或同学推荐来获取有关文献。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多通过广泛阅读掌握文献,他们获取书目情报多是利用文献介绍、书评、引文等方式。

接受者书目情报交流技能主要是指接受者获取书目情报的方式和能力。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发现,书目情报交流中的书目情报系统如果仅仅局限于书目、索引、文摘等,将会使目录学失去大片河山。因此,有必要使广泛散布的书目情报汇聚成一个大的书目情报系统,大书目情报系统不仅包括书目、索引、文摘、指南、综述等之类,还包括书评、一般文献中的文献介绍、评述等,只有这样才能概括全面的书目情报交流。

2.3 书目情报交流与目录学

科尔舒诺夫认为,“作为能说明目录学基本对象的定义,可以提出下列表述,即研究书目情报的结构性质,及其编制与传递